

## 再論佛教、暴力與國族主義

學愚

### 摘要

當和平受到威脅、國族面臨侵略時，奉行慈悲、忍辱的佛教徒，應如何應對？本文通過對大小乘佛教經典文獻和歷史傳統的分析，探討佛教與國家/國族主義、守持佛教戒律與奉行國民義務之間的關係，以及佛教慈悲理念與暴力實踐之間的張力。通過這樣的研究，我們希望重新認識佛教的和平理念及其實踐。

關鍵詞：佛教、暴力、國族主義

宗教、暴力和民族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。相反地，正因為某些宗教，如基督宗教等，超越了國族框架，打破國族主義局限，倡導和平，才能成為世界宗教。但是，無論是過去的人類歷史，還是近當代世界，都見證了三者的密切關係——當宗教遇到國族主義時，宗教徒會站在民族主義立場，不惜使用暴力。<sup>1</sup>在許多佛教徒、乃至非佛教徒看來，佛教是一和平宗教，倡導慈悲、包容、忍辱，超越狹隘的國族主義，其戒律更要求人們戒除一切傷害人類、乃至一切有情生命的行為。但是，在漫長的2,500多年的傳播歷史上，佛教徒並沒有完全放棄暴力；當佛教遇到國族主義時，佛教徒亦曾使用暴力，維護本國族利益。無論是斯里蘭卡、緬甸等南傳上座部佛教國家，還是在中國、日本等大乘佛教國家，佛教徒，其中包括出家人，都曾因為國族主義勃興而參與暴力，出現了佛教護國、乃至「佛教聖戰」的思想和實踐。本文希望在以往類似的研究基礎上，<sup>2</sup>深入

---

1 隨着時代和社會的變化，民族和民族主義內容亦有所變化。近代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(Nationalism)起源於十八世紀的歐洲，既帶有「民族第一性的信仰」，又充滿「對國家政治意識的述求」。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和社團(civil society)的興起，一批本來沒有關聯的人開始尋找他們的共同特徵，並以此構成一個組織，即民族(nation)，他們對這一組織投入了深厚的感情、充滿理想。其實，民族依託於個人的感情和理想，是一種主觀心理現象，但是，它又以大家共有的種姓、土地、語言、宗教、傳統、以及歷史等為客觀基礎。一個或多個這樣的民族組合，建立有土地和政府的政治實體，即國家。因此，民族與國家具有同根性。一方面，國家維護民族利益、保障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、保證民族身分和文化的延續性。另一方面，國家的生存需要民族凝聚力和整體感情或信仰，國家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等同於民族，由此而產生了以國家為中心的民族主義，培育和提昇人們對國族的種種「愛戴、自豪、忠誠、奉獻」之情，促使人們追求國族價值和共同利益。本文中的國族或國族主義，主要是指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和文化體系，以及對此體系的信仰感情。

2 作者曾對此相關課題有所研究，亦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，如：*Buddhism, War, and Nationalism: Chinese Monk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, 1931–1945* (New York: Routledge, 2005)；《佛教、暴力與民族主義：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》(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11)；《宗教暴力根源初探：佛教對宗教和平建設的啟示》，黎志添主編：《宗教的和平與衝突》(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07)，頁99–112；《太虛大師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》，方立天、學愚主編：《佛教傳統與當代

分析佛教與國族、暴力和國族主義之間的關係。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研究，提出這樣一個理論：佛教倡導慈悲、主張和平，但並沒有完全排除暴力；當佛教遇上國族主義時，一些佛教徒會重新詮釋經典，為暴力辯護，乃至參與暴力。

佛教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社會，亦深受時代的影響。雖然每一個時代和社會對國家民族理念的理解和認識有所不同，但從根本上講，人們的國族感情是相似的。早期佛教經典告訴我們，一方面，佛陀拋棄家族和國家，出家修行，不再把自己當成某一國、某一族之人民，而是超越國族之方外人士或法界眾生。<sup>3</sup> 同樣地，無論是國王還是乞丐，一旦出家即失去家族身分，同為佛子，猶如眾河流歸入大海而合為一味。僧尼出家而四海為家，無國故雲遊諸國。另一方面，佛陀及其出家弟子雖然無家無國，但是他們對故國和親人依然具有深切的關懷和護愛之情。<sup>4</sup> 這種感情與生俱來，不因出家而消

---

文化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)，頁61-79。“Buddhist Manifestation of Patriotism during the Korean War,” *Frontier of History in China*, V.9, N.2(2014): 1-23; “Buddhism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War with Focus on Chinese Buddhist History,” *Buddhism and Violence: Militarism and Buddhism in Modern Asia*, edited by Vladimir Tikhonov and Torkel Brekke (New York: Routledge, 2012), 194-208. 2014年8月，作者應馬來西亞佛教青年會之請，前往吉隆坡參加「當佛教遇上國族主義」研討會，又有新資料的發現和新理念產生，故作拙文，以饗讀者。

- 3 佛陀成道後第四年，帶領大隊比丘，一路乞食，前往迦毗羅衛國，探望年邁的父親。淨飯王聽到這一消息後，趕緊來到佛陀跟前，責怪他丟失了刹帝利種姓的尊嚴和釋迦族的高貴傳統。但是，佛陀卻淡淡地對他說：「大王，這不是你國王家族的傳統，而是我佛陀家族的傳統，諸佛以乞食為生。」那爛陀長老著、學愚譯：《覺悟之路》(濟南：山東人民出版社，1996)，頁72；《增一阿含經·力品》云：「為家忘一人，為村忘一家，為國忘一村，為身忘世間。」許多學者常引用此偈，來說明佛教的愛國和入世情懷。這種認識是不完整的，而且不符經典上下文原意。其意應是：為了解決生死，人們應最終要忘記世間、放下世事，其中當然也包括國家、民族、村家等。
- 4 當流離王派兵攻打迦毗羅衛國、釋迦族人面臨滅頂之災時，佛陀即刻趕到流離王行軍路前方，在一棵沒有枝葉的枯樹下，頭頂烈日、端身坐下。流離王看到佛陀，立即下車，隻身前往詢問原因。佛陀回答道：「親族之廢，故勝外人。」(《大正藏》卷2，頁691)。據說，當流離王第四次發兵攻打迦毗羅衛國、釋迦族滅